离家

投稿邮箱 qlwbxz@163.com
命题嘉宾 宋遂良(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这离家的滋味,终生难忘

□鲁文

那是在1960年10月份,我从济南木材综合加工厂技工学校下放回家(因学校解散)。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,村里的年轻人没几个在家的了,都去闯关东了。我回村后当了一名代课老师。春节过后因肚子饿没有学生来上学,我这个老师也就无书教了。

邻居的一位小叔是1960年春去东北投奔一个街坊哥哥,找到了农场的工作(建设兵团),每个月都能往家里寄5-10元不等的钱,我十分羡慕,决定冒险闯关东。

我积极筹了十几斤粮票和几十元钱,从济南踏上开往烟台的火车。在步步高的乐曲声中列车缓缓驶出站台,我背井离乡的流浪生涯开始了。到烟台下车后,我乘船(民主十五号)到大连。海上无风三尺浪,我晕船,吐得厉害,到大连便病倒了。幸遇旅馆服务员大嫂心善,给了我一粒"发热散"。

不待病好,第二天我便支撑着虚弱的身体购票到沈阳找工作,无果。又乘车去佳木斯到农场找街坊那位叔叔,由于年少,没出过门,加之一路上盘查严格,令我提心吊胆,生怕被抓,又因语言不通,在佳木斯报错了站名,走错了方向。好在下车后,一位山东老乡看我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,又饿得面黄肌瘦,便主动和我搭话,问我到哪里去。我说"去二九零农场",他说"那地方我知道,你坐错了车,反了方向。"他找了一点废纸给我写明:乘火车到富利屯,然后坐汽车到富锦县城,再乘松花江的船到绥东码头,下船再往北走40里路就到了。

按照老乡的指引路条,我终于到达了二九零农场——这已经是我离家第十二天了,钱和粮票早已花光,已经两天没吃饭了,饿得两眼发花。

我是黄昏时到的农场,找到劳资科,打听叔叔。一位孙科长,他是山东蓬莱人,他问我,"你叔叔叫什么名?"我说:"叫张宝仁。"又问"他在哪个团?"我说"他在农建五团。"孙科长用浓重的胶东口音告诉我:"我是管人事和工资的,五团的人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,你说的这个名字二九零绝对没有。我要下班了,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"

直到此时,我才真正感到出门事事难的涵义。

记得从码头到农场的路上,我看到田地里停着几辆播种机,那晚我就在播种机盛种子的斗里蜷缩着。北大荒方圆百里荒无人烟,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中苏边境空旷的野外,人地两生,举目无亲。那晚,我感到极大的恐惧,眼泪一夜哭干。

没有退路,第二天天一亮,我就硬着头皮又去了劳资科。这次,孙科长主动问我:"你来找你叔叔有什么事吗?"我心里虽急于找工作,但不敢直说,怕被当盲流抓起来,遣返回去啊!

看我不吱声,他笑笑说:"你是不是想来找工作?"我看他没有恶意,便点点头。他又问:"你有什么证明吗?"这一次,我急着解释说:"我没有证明,但我下放时,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本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小本子,上面有我的照片和学校公章。"孙科长接过小本子,看后立刻激动地站起来说:"你有文化,太好了!你是今年招工的第一人,到连队当文化教员吧!"

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,但这一次离家的滋味,我是终生难忘!

生活就像一道抛物线

□王文娟

离家,往往意味着背上行囊背井离乡,外出闯荡。也许若干年后,衣锦还乡;也许,穷困潦倒,无颜见江东父老。无论怎样,家永远是一个不变的符号,铭心刻骨,像是一位念念不忘的恋人,让你才下眉头,又上心头……

对我来说,最深刻的一次离家记忆是考上中专去上学。那年十六岁,离家意味着跳跃"龙门",走出农村,内心充满欣喜。那天清晨,父亲点燃一挂一百头的鞭炮,"噼噼啪啪"的鞭炮声似乎在告诉乡亲们:"俺家女儿出息了,要去城市里上学了……"我踏着满地梅花瓣一般的鞭炮碎屑,爬上四大爷的拖拉机去镇上坐车……

三年后我回来了,成为一名乡镇医院的护士。生活就像一道抛物线,划了一道弧线,又回到了原点——乡镇离家不远。那年和我一起分配过去三个女孩,两年后那两个女孩调进了县城,只有我还留在原地。

那些年,我的诗歌发表在《日照日报》,散文发表在《当代护士》。我用文字打造出一双翅膀,渴望翱翔,但双脚牢牢被拴在原处动弹不得。我心想我可能一辈子离不开家乡了,在梦想与现实的博弈间,无能为力败下阵来。

几年后我有了男朋友,结婚有了自己的家。我以为会像这个小镇上的同事一样,数十年如一日地生活下去,生孩子,上班,老了,退休……

命运就像一本小说,充满变数,跌宕起伏。谁也没料到后来发生那么多事情。数次搬家,从这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,从乡镇搬家到县城……年少时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实现了,似乎不用羡慕别人了。

但人和人之间怎会一样呢?我又开始频频离家,去市里,去省城,举目无亲,拿着大把的血汗钱,像树叶一样扔进一个个医院……因外出求医,那年我的中级职称聘任泡汤,此后十几年成为遗憾。

再后来,经历了唐僧取经般的九九八十一难,在不惑之年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这下子我才感到踏实了,感到自己真正有了家。女儿就像我生命之树扎下的根,让我活得稳稳当当,让我告别了"背井离乡"的漂泊之感。不需要再离家外出,一次次在陌生的城市流浪、流泪,因为女儿就是我的家——我回家了。

此后的岁月,女儿之于我,就像家乡之于我,是温暖的寄托,是家的怀抱……

最珍贵的礼物

□兰德汇

暑假,学校开展"暑期三下乡支教"活动,我作为会计专业15级学生,有幸成为其中一员,离开家乡奔赴贵州省习水县。

带着学校给贵州的孩子买的30个书包礼物,我们一行9人坐了29个小时的火车硬座,再转汽车,终于到达习水县。

习水地处黔西北,"天无三日晴,地无三尺平"。山路很窄很陡,几米开外就是万丈深渊。司机技术娴熟,方向盘呼呼地转,车子忽上忽下,女队员们惊叫连连。这是真正的"过山车"!两三个小时下来,没有不晕车的。

终于到达河山村小学。迎接我们的校长姓何,50多岁,胖胖的,满脸笑容,一双大手拉住我们,"欢迎欢迎!"他自己出钱雇车,把我们从桑木镇拉到河山村。又带我们参观了学校,并吩咐学生说:"回家给家长说,给老师带点菜来。"

做饭很不方便,经常停水。前几天我和同来的辅导员一起做,切腊肉时,我的手都磨出了水泡——9个人的饭呢!

第一天开学,来了一百多学生。同来的几个同学很会教孩子,和孩子们很快就熟悉了。

我负责教体育,但学校正在建围墙,体育只能上室内课。有个调皮的男生对室内体育不感兴趣,他们喜欢上室外课,放羊式地玩,人一放出去,就不见踪影了。

女队员教孩子们折纸、画画、唱歌、讲历史故事。但说实话,她们的手工还不如山里孩子好呢。山里孩子的手太巧了!他们叠的纸飞机、纸坦克,活灵活现,都叠得跟真的似的!

我们买了棒棒糖,奖励给表现突出的孩子。有一次,同学李梓涵悄悄跟我们说:"有个孩子得到了棒棒糖不吃,你们知道为啥?我问她,她说要留给弟弟吃。"

7月27日,支教最后一天。下课后,全体老师学生合影。几个高年级的孩子哭了。

晚上刮大风,下大雨。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们就起床,洗漱,收拾东西。

六年级的刘胜赶来送我们。刘胜是我最喜欢的学生,我多次鼓励他好好学习,将来考到济南。他递给我一张纸条,叮嘱我上车再看。

车子缓缓上路,我展开纸条,上面写着:"老师,您像一位大哥哥,我很喜欢您。我觉得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,要凶一点,不然那些调皮的学生不会把您放在眼里;您讲课的时候声音要大一点,比较有威慑力……我家就我一个人,从小很孤独。记得您问过我为什么,我不想说。现在跟您说吧:我老爸老妈在我1岁的时候离婚了,我没有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,就把你们当成哥哥姐姐。我不会忘记您,希望您也不要忘了我……"

我鼻子一酸,把这张小纸条叠好,放进贴身皮夹里。这是我离家收获的最珍贵的礼物。

考试,离家前的仪式

□卢洁姣

"告诉你们的孩子,他们脚下的土地是祖先的遗灰,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……"

课堂上,我为孩子们大声诵念课文。两个世纪以前,印第安酋长面对即将失去的家园,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说:《这片土地是神圣的》。如今我看到的,是家,是家乡,是外公长眠的土地。

一段未诵完,我已泣不成声,背对着讲台,别过脸去。讲台下,孩子们面面相觑,几个女孩递上纸巾,怯怯地问:"老师,你怎么了?"

小小的人儿,似懂非懂。他们胸前挂着家门的钥匙,他们在学校与家两点一线之间成长着,他们终将如我一样,经历人生中大大小小的考试,也将无数次离开家乡。考试,将成为他们离家前的仪式。

二十岁以前,每一次重大的考试,都让我一步步离家更远。

中考后,我欢呼雀跃,终于可以住校了!15岁的我拉起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拉杆箱,爬上幻想了无数次的双层床,却在第一天晚上就辗转难眠。

高考失利,决心从头再来。代价却是更远地离家,去另一座小城的中学复读。

高考结束。我在志愿书上选择了遥远的南国。火车鸣笛开动,站台上的亲人挥手告别,窗外熟悉的平原被山丘代替。离家,似乎是自由的见证。

大学里,山东老乡们常聚在一起,边吃米粉边怀念家乡的馒头。此时的离愁,已由自己的小家扩散到我们共同的故乡。寒暑假,我们结伴回家。二十多小时的春运路,走得艰难而急切。再次回到绿色铺陈的平原,听到满街熟悉的乡音,竟恍如隔世。

大三那年,噩耗传来,外公离世。

葬礼那天,搀扶着母亲,我们送外公最后一程。母亲几近哭晕,我紧紧抓住她的手臂,竭力撑住她的身体。外公被葬在外婆身边,葬在他生活了整整一世的土地上。我久久凝望外公长睡的方向,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大人,第一次暗下决心:永远留在父母身边,好好守护我的家人。

寒假再次离家,已临近毕业,我不投简历,不找工作,用全部时间泡在图书馆自习。从小想当教师的我,要再一次用考试来实现自己的梦想,也实现自己回家的愿望。

山东学子大多恋家,每一年家乡的教师招聘考试,竞争之激烈不亚于当年的高考。我竟一举夺魁,考了全市第一。公布成绩的时刻,我异常平静,告诉自己,我回家了。

考试没有结束。人生中大大小小的"考试"还在继续,对家的热爱却与日俱增。年少向往自由,现在长大了,多少年少时的奢望化作现实:看遍南国的海,西北的山,享受短暂的离愁,足迹延伸至更远的他乡,在万米高空眺望多少游子日思夜想的齐鲁大地。偶尔还会做梦,梦见自己正在考试,交卷时间将至,笔下还有大片空白。惊醒过来,发现自己还在家。

真好,我还在家。

我的孩子们,这片土地是神圣的。将来无论你们在哪,口袋里带一串沉甸甸的钥匙,心头装一份沉甸甸的离愁,这里,有你的亲人,你的故乡。